

皇朝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編卷七十九目錄

兵政十 地利下

讀管子乘馬篇

書何承矩傳後

長城

臺寨條議

陳直隸事宜疏

請建壕塹防禦疏

論潼關 潼關縣志

議昌化縣徙居所城狀

論守城

請朔平城等處設礮疏

請總督移駐兗州疏

相形勢以正經界疏

復建盱眙城議

陳洞庭湖情形疏

顧棟高

錢大文

顧炎武

徐旭旦

李維鈞

高其倬

陶元汴

陸世儀

李如柏

王士俊

李衛

郭起元

魏廷珍

遊北固山記

論輿地之學

豫乘識小錄序

地圖說

題王氏寫本地圖後

皇輿圖賦序

與百制府論孫文定南遊記書

岡底斯山考 四川通志

周 鎬

王鳴盛

朱雲錦

朱雲錦

陸 燿

全祖望

陶 澍

善化賀長齡稿庚輯

讀管子乘馬篇

顧棟高

余讀管子至凡立國都必於大山之下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無近水而溝防省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喟然歎曰管子之變周官之法度盡矣然而後世之帝王莫能易也三代以德王故周禮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九涂九軌六鄉六遂方廣正直詩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時至管子其由德而力之世乎思深哉有味乎其言之也世傳宋藝祖之築京城也趙韓王爲圖以進上怒擲諸地徐取紙用御筆塗之如蚓曲焉命內侍曰依此式修造及成城郭巷道皆迂曲環轉車馬不得馳神宗屢欲更之以祖宗制度不敢易蔡京秉政導徽宗爲游觀遂恢拓其制加壯麗矣後金人來攻命植礮於四隅一礮所擊應聲摧墮然後知藝祖之遠見管子之言信矣

書何承矩傳後

儲大文

李忠定備邊禦敵劄子曰一河北塘濠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澱淺涸不復開浚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积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卽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又乞修塘濠劄子曰契勘安肅廣信平涼等軍更有塘濠西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三百餘里塘濠既可增廣其他地勢雖頗高仰亦可因高就下限以長堤濬畜水櫃以爲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宜修築城堡屯兵控扼或設塹堦以虞奔衝茲事

體大非藉能臣。未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邈。累任河北邊郡。風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邈充使。專切措置塘濶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幾克成大功。以爲永遠之利。而乞修邊備劄。亦曰。八曰增城壁。九曰增塘濶。十曰置堡塞。至靖康傳信錄。則曰。雖委沿邊增修塘濶城池。而輔郡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蓋八事中。嘗請四輔郡諸畿邑皆築城創置樓櫓也。近京築城置樓櫓且罷止。而沿邊塘濶指揮其高閣置之也可知矣。及其宣撫河北河東也。又乞修復塘濶舊制。曰。臣契勘塘濶深不可舟。淺不可涉。限隔戎馬。實爲國家永遠之利。緣塘濶有蒲魚稻田。自來係屯田司拘管。以修治隄防爲名。其實以充私用。往往放洩塘水。營利自豐。漸令塘濶湮廢。不足限隔。深失祖宗之意。今來新開塘濶皆係民田。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河北路轉運司相度會計一歲所修隄防之費。量目轉運司及朝廷應副。不許種植稻田。其蒲魚之利。許小民採取。庶幾塘濶漸復舊制。而沿邊貧民蒙陛下德澤實爲大惠。御批雖依奏。而塘濶之所以限戎馬者。欽宗實未之克稔也。

長城

顧炎武

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闢。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觀國佐之對晉人。則可知矣。至於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爲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後漢志。濟北國清縣有長城。至東海泰山。記泰山。西有長城。綠河經泰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鄧華州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

此魏之長城也。後漢志河南郡卷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水經注

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鰲縣。東至澗水。達泚陽。南北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郡國志曰。葉縣有長

城。曰方城。又國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鄆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檀縣。北逕雲山。此楚之長

城也。若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劉伯莊云。從雲中以北至代。非也。武靈王時

南。此趙與中山之長城也。以此言之。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也。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

魏。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正義曰。固陽縣

在銀州。銀州縣界有連山東。此魏之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武靈王長

北。自代竝陰山。正義曰。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爲塞。正義曰。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

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至襄平。今遼東。置上谷。漁陽

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

河爲塞。索隱曰。固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墜谿谷。可繕者治之。起

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臨洮。又度河據陶山北。假中。索隱曰。北假在北地。陶山北。正義曰。秦并天下之後。所

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

塞。因河爲固。魏明元帝泰常七年。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太武帝太平眞君

七年。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北史作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起長城。

自黃城嶺北至社千戌。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戌。通鑑註此長城蓋起於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

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通鑑註幽州夏口即居庸下口也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而斛律羨傳云羨以北鹵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塹山築城或谷斷起障并置立戍過五十餘所周宣帝大象元年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大業三年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踰榆林東至紫河四年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此又後史所載繼築長城之事也

晉乘略略曰嘉靖中總督翟鵬鑿長塹於近垣從胡松議也塹窖多鑿於近垣以阻侵軼鑿地橫垣曰塹開鑿間否形如品字曰堡恃以禦患至是以參政胡松議自鎮邊堡而東至陽和後口鎮河堡而西至老營堡鑿爲長塹初諸堡及煙墩亦各挑挖溝塹以遇敵寇或穴地爲品窖然議者謂中國設險有三垣塹窖垣最可恃窖次之塹又次之蓋垣者因高遠眺敵無所逃乘險下拒已易爲力塹則沿守者無所依蔽眺望者不獲遠施管計一敵挾一束芻則萬敵頃刻之際可平數丈也若窖有隆伏平之反離夫自邇年多事敵騎馳突中國困于格鬪疲于奔命于是守境之議與設險之法密矣塹窖之設固秦人塹山埋谷之意惟先練其士卒固其藩籬則塹窖亦守國之所不可廢者矣

臺之設。所以傳烽火。非所以備戰鬪也。以傳烽火則太密。十里一臺足矣。不必五里一臺也。以備戰鬪則太疏。一臺五人。不足以敵賊衆數十人矣。爲今之計。宜減墩臺之數。而講明傳烽火之法。晝烟夜火。頃刻百里。百里之地。始立一臺。遇有風警。發兵勦捕。庶幾疏密得宜矣。寨之設。所以居汛兵。非以宿重兵也。今日之寨。有新築造者。有依舊壘者。規模狹小。容兵百人足矣。用守備千總一員領之足矣。偶有賊警。亦屬么麼。初無大駑賊船也。寨中之兵。足以制其命而有餘矣。提鎮各標。皆當歸本營宿重地。遇有大警。塘報到日。量賊多寡。發兵勦捕。此爲舉重馭輕之道。不必將提鎮各營列寨而居也。提鎮者。兵之總司也。沿海各府。各有邊界。則應各設一鎮。以一鎮論之。則應駐府城。不應偏居州縣。提督居適中之地。以節制諸鎮。各鎮居一府之中。以經理各縣之邊界。此爲臂指相使之道。如溫鎮之在平陽。台鎮之在甯海。此安插之失宜也。臺寨之設。所以備瞭望。非以立界限也。沿海之民。以海爲命者也。今遷遣無業。飢寒迫身。雖目前復業。有可耕之地。而無耕種之力。有可以偷生者。無不爲之。雖功令煌煌。三令五申。而走死如鶩。不可得止。今奉 旨撤界。百姓稍有生機者。可以沿塗探捕。而汛防之官。恐其不便稽查。創出墩臺爲界之說。以致百姓不得沿塗探捕。不知 朝廷之所以撤界者。一寬一嚴。片板不許下海者。嚴之也。沿塗許其探捕。官兵不許勒詐者。寬之也。寬政行而後嚴政可行。今創爲墩臺爲界之說。是又立一界也。又立一界。是民終不得與塗相近。而又何從而探捕之乎。若細繹部文。寬其探捕。而止嚴其出海。則百姓有可以養生者。又何苦蹈不測之禍乎。此當亟爲講求者也。且民船可禁。兵船不可禁。何則。沿海之兵。星羅棋布。而偷越之姦民。終不可得而絕者。以兵船亦禁下海。則所防者不過界內咫尺之地。過此以往。卽肆然無復有議其後者也。五里一臺。臺止五人。日可瞭。而夜不可瞭。晦風雨冥。倏忽鬼脫。防範之

勤終不敵窺伺之巧。海疆袤延數千餘里。一口出一人。百口出百人矣。一口出一船。百口出百船矣。是欲禁民船。則兵船尤不宜禁也。併禁兵船者。功令之過嚴也。朝廷動用數十萬金錢。修造大小戰船者。所以臨敵制勝耳。若海內有姦宄之民。蠢動之賊。惟瞪目視之。而不敢一艇相向。而聽其飄忽。任其擲擄。無此法紀。宜寬兵船之禁。使大帥遣調。不時出哨。遇有姦宄草竊。盡力殲之。則內外皆有顧忌。海禁自然肅清矣。

陳直隸事宜疏 雍正二年

直隸巡撫李維鈞

竊臣猥以庸愚。仰蒙

皇上洪恩逾格。夙夜兢惕。誓圖報效。所有微臣行過事宜。如虧空地丁銀四十二萬

餘兩。以補十分之四。攤免丁銀合計二百萬戶。盡沐

皇恩。道府廳州縣賢者薦用。不肖者叅革。貪殘之習

漸除。徵收火耗。直隸素輕於他省。北五府納糧一兩。止有耗銀七八分。至一錢不等。今令州縣照常徵收。南四府納糧一兩。耗銀一錢。至一錢四五分不等。今已量減二三分。部撥兵餉。州縣起批解府。由知府驗封。索規禮銀每兩加二分。其兵餉仍令州縣自解。司道衙門歲爲州縣之累。今令州縣解貯府庫。由府彙解各道。州縣得免費用需索。他若派修衙署。新官到任鋪墊物件。及里下分買驛遞豆草。派民守城。捕役坐坊。紅寄莊。黑寄莊。種種爲害地方。俱經嚴行禁革。各屬地畝有水衝沙壓者。確查請豁。開墾隱漏者。通查首報。彌盜除窩。則飭兵役里甲同心稽查。協力擒拏。聽斷詞訟。則飭行速結。不許挨限沉擱。一有延累。輕則記過。重以叅處。是皆臣志在必行。不敢始勤而終怠也。至于武備。尤加意察訪。營弊之大者。莫如生兵虛兵。馬步募補未久。倡端革退。復募新兵。必有賄囑。方收入伍。是謂生兵。革退之兵。不卽開除。曠時召募。遞日冊報。侵蝕曠糧。謂之虛兵。臣深知此二弊。嚴飭將弁力除痛洗。稱職者薦。溺職者叅。近亦各知儆改。臣擬於暇時。隨帶數人。親至各營考驗查究。

至保定府城內三營。盔甲旗幟。已蠲購備。飭令營將勤加操演。臣每月分作三日。親閱弓馬鎗箭。示以賞罰。共相鼓勵。各處墩臺。亦現在修整。且墩臺相望。近或二三里。遠亦不過五里。不似晉省遼隔十里。似無庸添置。況鋪司轉遞文書。每月止給工食銀五錢。以養家口。若令學習武藝。恐亦終屬虛名。臣照晉省添設汛房。每一汛派馬兵二名。步兵三名。令蓋屋十間。令汛兵挈眷同居。不許輪流更替。則兵與民情意浹洽。彼此照顧。惟順河永宣墩臺汛守。皆屬領臣管轄。臣雖一面移會轉飭遵照。或恐陽奉陰違。仰祈 皇上聖鑒。勅行到臣。臣祇奉移知。則防守自必一體加謹矣。再村莊失事。甚屬可虞。查村莊四圍皆無關閉。所有盜竊。任意出入。今擬於大村莊外圍之。以土牆堅築高厚。起土之處。卽爲深壕。村內開一總門。蓋守門屋一間。輪流看守。遇警羣起擁守門口。庶盜賊技無所施。漸次消彌。其築牆之法。按戶出工。貧乏者。令富戶每日給糧一升。亦易爲力。然須俟八九月後。農隙時。酌可爲而爲之。目下之計。先做團練之法。於大村莊內。挑選壯丁二三十名。學習棍棒。立一頭目。董率其事。地方官按名造冊。免其差徭。仍取連環保結。如能驅盜擒盜。分別優賞。如有失事。各加杖責。或亦息盜之小法也。保定省會。其城垣樓堞。臣一一修治。各已收觀。再直隸爲通衢總會之處。今於大路兩傍。自良鄉起。南至河內界。東至山東界。勸民徧插柳株。不費資本。共得百餘萬株。十年之後。條幹長成。皆可伐取。以充公用。并行路之人。可免酷熱。其利無窮。凡此皆臣分內應行之事。何敢縷陳以瀆 聖聽。但臣愚拙。立志甚篤。恐行之未當。繕摺奏 聞。伏祈睿鑒。

請建壕塹防禦疏 雍正九年

兩江總督高其倬

恭讀

上諭二道。仰見我

皇上睿照如神。無遠不燭。蓋準噶爾逆賊。不過恃其地稍遠。我師進剿。難以

久住。及恃其偷竊馬駝之伎倆。此次冒死來犯。亦以爲竊去馬駝。我師不能深入。此正畏我師之深入進剿。一則其力不能排兵對壘。再則我師壓境。其下威脅之衆。必有攜離瓦解之勢。是以爲此冒死先發之計。此種情形俱已悉在我。皇上照臨之中。築城以扼其吭。漸進以蹙其勢。出遊兵以取其人畜。廣屯田以裕我軍糧。使賊勢日促。賊衆日離。然後搗其巢穴。殄此遊魂。此誠萬全之道。必勝之方。臣不勝欽仰欣慰。在臣犬馬愚昧之衷。因 皇上築城之 聖諭。思及立壕一節。兩面陡峭。人馬難越。亦可以制賊人之偷竊。我大兵駐劄及緊要之處。旣已築城。其間或有應分布駐兵牧馬之處。若築城不能遍及。可否挖立壕塹。如有事之時。黑夜之際。將馬駝牛羊趕入壕內。平地置放。我兵易於防範。賊人難以偷竊。其事速於築城。或築城之前先立壕以制敵衆。然後從容築城。似亦可行。總之臣知識庸短。所見無當。但臣既有愚忱。不敢不以具奏。

潼關縣志

昔人謂丸泥東封函谷關。今日之潼關。鎖鑰西秦。謂即古之函谷者非耶。然入關有三道。潼入關之正道也。商之武關。入關之孔道也。朝邑古臨晉地。自夏陽至關。平曠百里。大河易渡。漢祖往來關中。嘗由臨晉。而七國謀反。亦欲兵由此入。是又入關之隙道也。一方不戒。三險俱失。誠哉是言。然武關萬山險阻。一將偏師。可以無虞。朝邑雖曰平曠百里。命將建營於中路。設巨礮數十。南北巡守。則大河卽天塹也。至潼關之守。則禁溝最爲要地。昔黃巢從禁坑破關。明逆圖季自成亦由禁坑陷關。豈非一方不戒。而失三險之明驗乎。蓋疏忽地理之要。而十二連城之廢也。古設十二連城於禁溝之西。由南郊以抵山麓。計三十里。而十二城是三里一城也。每城設兵百人。而於中城益其兵多。設火器矢弩連絡呼應。疾若風雨。卽有百萬之衆。豈能超越而飛渡耶。故守關

而不守禁溝者。守猶弗守也。守禁溝而不建十二連城者。守猶未善也。是猶一室之內。杜門塞竇。以防鳥雀之入。而忘閉其牖也。是以關予敵也。非所以固吾圉也。後世之守關者。察地利之形勢。謀封疆之萬全。周歷山川。曠覽古今。鑒觀成敗。其於建連城以控禁溝。控禁溝以固關。亦計謀而重慮之乎。故妄以管窺之見。附兵略之後。

議昌化縣徙居所城狀

陶元渚

昌化外濱大海。內偪黎峒。爲通逃淵藪。防守之計。雖藉兵威。尤須民力。自國初以來。軍民散居村野。城市爲墟。雞犬無跡。前令璩之燦通許兩院。徙令入城。至今無有應者。設有緩急。一旦將何所恃。職到任之初。目擊心憂。未遑經理。今幸徵收已竣。歲功已畢。卽遵前案。徙家入堡。隨據本縣六圖士民。合詞來言。昌化自隋建縣。歷唐宋元明。再徙縣治。皆未得宜。至明成化中。黎水衝激城市。田園淪沒殆盡。自此不復設縣。寄居千戶所城。土地沙磧。水泉鹹鹵。又僻在海埂。四方商旅。無有至者。迨今百有餘年。一遇符南蛇。再遭陳武。軍民萬姓。殺戮無遺。其初戶口不下一萬。其後僅得千戶。鰥寡孤獨。無不著籍。議者皆言所城形勢不利。是以前任雖有徙居之令。而軍民畏憚。終莫敢入。今通縣士民。遵奉嚴諭。再三審度。惟小茅嶺近在所城之東。峰巒環遶。土宇平曠。水泉甘潔。又當昌化渡口。舟車之所輻輳。若通許上憲。許民建堡其中。仿宋時新興縣竹城之制。因山臨壑。盡種筍竹。可以不煩官帑。而城堡立就。堡就之後。民願聚族而居。與所城互相唇齒。互相聯絡。氣勢自然增壯。伏望垂情詳請。職驟聽其言。在所城則百無一利。在茅嶺則百無不利。既又徐察其情。居茅嶺則欣然樂從。居所城則裹足憚入。蓋懲符南蛇陳武之禍。意圖趨避。故兢兢若此。比職親至茅嶺。相其形勢。果勝所城。萬倍覽其規。

畫果不費官家一錢。此其爲慮雖愚而其爲謀甚當。今所城之內。百度廢弛。公私靡宇。無不傾壞。前訓導陳威。族寓關壯繆祠。今教諭馬駿。寄居義學堂。堂朝士。漂泊野外。幾同廟祝。其於國家之體。不無貶損。若聽民建堡。因設義學於堡中。使之號召生徒。倡率子弟。當必翕然響應。然後增設排柵。廣種。斬竹半里之間。便可聯絡。所治合爲一城。百姓聚居堡中。不異聚居城內。其於防守之計。良爲便益。若不允所請。士民既憚入城。又無定居。勢必仍散村野。職雖奉命臨民。而不得一民之用。徒擁空城於山海之間。兵單勢寡。通逃益衆。實可寒心。伏望憲慈。俯順民意。因地以居民。因民以設守。利於民而不病于民。利於官而不費於官。雖出野人之謀。實爲久遠之計。仰冀採擇施行。

論守城

陸世儀

凡守令欲守城。不可不知城操之法。蓋人知戰陣中號令。不可不于平日練習。不知城守號令。尤不可不于平日練習。無論其他。只飲食寢息。若無號令。便自紛然。何以禦敵。況戰陣屬兵守。城屬百姓。百姓平日全不知號令。豈可不豫習。一旦有事。驅之臨陣。孔子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也。

崇禎庚辰間。以天下多寇盜。縣官不知城守。乃部頒修練儲備書。令縣官皆習城守。州守希聲錢公。以問張臨川。受先。受先以問予。予曰。是不難。太倉一邑。地不下百里。田不下百萬。但使畝出米三合。銀三釐。則修練儲備之法。可以畢舉矣。受先請籌之。予曰。兵志守城之法。一步一甲士。十步加五人。積貯大縣五千。小縣二三千。今太倉一邑。城不下千垛。則千夫不可少矣。城中不下數萬家。則五千石不可少矣。今使畝出米三合。銀三釐。則一歲當得米三千石。銀三千兩。以米千石爲歲給千兵之用。其三千石以備儲蓄。積之三年。得六千石。可以爲

常平賤斂貴糴其息可以給軍食不必復議斂矣其銀三千兩則以爲修鑿城隍置買馬匹造作弓矢衣甲火器及不時賞賚之用積之三年可九千兩百物充足不必復議置矣受先曰食廩之費莫甚于兵今營兵日餉三分且猶不足即使每人日給米二升亦歲需米七千二百何云千石也予曰不然守城之兵與出戰之兵不同養無事時之守兵與有事時之守兵又不同是有權焉受先問云何時方議官糴予曰卽此可以寄軍令矣江南之人未知寇盜不願爲守劉母歲五六月米價騰湧貧賤之家常苦乏食往往望官糴減一二錢爲幸今試令坊郭之長集里巷貧民欲得米而願充守兵者約千人稍爲什伍諭以每歲五六月缺米價貴准人給米日一升三月人共九斗餘月不給其守兵雖有籍仍不入營伍惟于暇日守令率之城操習守禦法歲四五次不拘操之日仍人給米二升以爲他日守城之準百姓知其無所苦而有所利必不憚于應命是以百人食養千人千石之米恰可當一歲之用此其便有三焉凡兵非養之爲難既養而欲去之爲難今惟城操日給米餘日不給則操縱在我用之不缺其餉不用卽停一便也每歲官糴費而無益今所費無幾一舉兩得更胥不能乾沒姦民不得妄食而常平有本又不必歲斂于民二便也歲時城操百姓聚觀一人學守教成百人百人學守教成千人使民皆習于金鼓旌旗之令分合進退之法三便也受先深以爲然告之錢公錢公悅擬於明年舉行值辛巳歲大禮遂不果

有人自兵間來述流寇攻城之法多用大銃攢聚一處擊去城垛一垛碎復擊一垛漸漸兩邊分開至擊去十餘垛則城上人不能存立矣然後兩邊仍用銃猛擊中間卻只放空銃令甲士從空銃下匍匐至城足鐵鑊斜穿磴道登城城上無人莫能下禦此因城足無牛馬牆故也若有牛馬牆則垛雖碎亦不能至城足也又火銃

利仰攻。不利下擊。故攻城之賊。聞銃聲則急蒲伏。過則起而疾趨。愈近則銃愈不足恃矣。善守者必于城足設牛馬牆于牆中。用銃則賊不能逼。

凡都城中必當用重城。重城以多爲貴。蓋城大則難守。一處竊發。滿城擾亂。畫地而守。此八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法也。予于甲申臆議中。曾有畫都城爲九區之說。聞者笑之。此不讀書耳。唐肅宗時。武威九姓胡反。時武威大城中。有小城七。胡據其五。二城堅守不下。度支判官崔弼以二城兵拒之。旬有七日而平。非重城之益乎。

請朔平城等處設礮疏

雍正十年

宣化總兵李如柏

查大學士鄂爾泰等議覆直隸古北口提臣路振揚等奏陳查邊事宜。准予殺虎口添子母礮十二位。製造送往等因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查殺虎一協。誠爲要口。議准添礮。洵爲慎重邊疆之至意。但查附近殺虎

協之朔平城。相距咫尺。勢爲犄角。舊有旗兵駐防。近蒙

皇恩。加添兵馬。設立叅將。其地尤爲衝要。而子母

礮乃防守利器。必須亦設十位。以資應援。臣標新設之前營。原因地方緊要。故爲加添官兵。查標下中左右三

營。各有舊設子母礮十位。而前營事同一例。亦應設礮十位。以濟防禦。惟是殺虎朔平前營應設之礮。共計三

十二位。除設虎口舊有子母礮五位。尙應造礮二十七位。若俱請於造礮處製造。不惟工料以及解送需費浩

繁。而製造必需時日。臣查陽和城舊有貯庫報部不堪用之九龍銃者。其名雖殊。其實則子母礮也。其身柄膛

口。一加修理。卽屬堅固可用。所少者不過子礮耳。與其聽其日久鏽壞。何如加添子礮。以爲防禦利器。再各營

路經臣查出不堪用之廢壞鎗刀等項。彙以之製造子礮。既無庸買鐵。而所費工資無幾。成功亦易。既可節

省正項錢糧。又可免其解送。更可俾各營早得礮位。早爲演習。其爲裨益實多。臣隨與撫臣商議。飭令臣標營中軍遊擊睢世俊監督。每母礮一位。照例造子礮五位。務必精工合式。其所費工資食用礮架等項。俱動餘銀易價等銀製造。所有子母礮二十七位。已如數造成。臣逐位試看。打放最遠。頗稱便捷。隨將礮位發給各營。並報部請將前製造之子母礮。停其送往。再查既有礮位。必須礮子。方爲全備。臣查各營路有地非衝要。而舊貯礮子甚多者。有地處衝要。而礮子無幾者。亦有竟無礮子者。殊非因地制宜之道。仰祈 皇恩。准臣與撫臣石麟商酌。察其沿邊營路。最衝與次衝者。將舊貯礮子。量爲撥給。務期多寡允當。防範有資。俟撥定再爲報部緣係添造礮位。酌撥礮子。以益營伍。以濟實用。理合一併奏明。

請總督移駐兗州疏 河南通志

王士俊

查直省設立督撫大臣。並膺封疆邦域之重寄。巡撫專司一省公務。自應駐劄本省。惟總督既節制兩省。駐劄地方。必宜酌量扼要。方資控馭。臣查河南一省疆域。西接潼關。東聯兗濟。北控廣大。南蔽襄黃。開封實係堂奧督撫並建。固資彈壓。但既兼轄山東。登萊青三府。又屬海疆。而濟南之德州。兗州之濟甯。尤爲南北總匯衝繁之地。山海交錯。較之河南閭閻天中。四方輻輳者。更爲緊切。督臣坐鎮開封。於山東沿海諸郡。相隔或二三千里不等。見聞恐有疏漏。呼吸未得靈通。自應擇一居中扼要之郡。西控豫州。東攝齊魯。方爲永遠妥協。臣因巡歷山左。綜覈兩省樞要。細加籌度。就臣愚見。以爲督臣駐劄之地。莫過于山東之兗州。其便有六。蓋兗居河東兩省之中。西至陝洛。東至登萊。遠近維均。調遣殊易。此道里之便一也。兗之北境。緊貼省城。拱護神京。兗之西境。緊貼東昌。密邇畿輔。東則四百餘里。至江南贛榆。南則一百九十里。至江南沛縣。直隸引其首。江南承其

後四通八達之邦。樞機鎖鑰之壤。此形勢之便二也。運河橫貫於中。漕糧萬艘。啣尾而進。舍此莫由。濟甯一州。尤係津要。舟車絡繹。商旅雲屯。最易藏奸匿匪。此稽察之便三也。督臣有兼理河道之責。黃河由豫省考城入兗州府屬曹縣境。踰單縣魚臺。折入江南徐州。每歲泛溢。而昭陽南旺安山諸湖。夏秋大雨。水勢陡漲。衛河巨流。自西衝突而來。擾其北境。民苦水潦。督臣與河臣相近。更得悉心籌畫。此疏導之便四也。至於沿海之郡。皆耳目所易及。督察海口商漁。嚴禁私鹽礦犯。此巡查之便五也。況移駐兗州府城。離豫不遠。由曹縣而西。至河南考城縣。僅三十里。由曹縣而東。至河南歸德府。僅六十里。由單縣而南。至河南虞城縣。僅六十里。其距開封府僅三四日。一轉移間。兩得其宜。此貫通之便六也。仰懇 皇上俞允。將督臣衙門駐劄兗州。則所辦兩省吏治民生。河防海道。一切事宜。均有裨益。而山海數千里幅員。實收控制防維之效矣。查兗州現設總兵官一員。若移督臣移駐于此。則總兵可裁。即以鎮標兵丁改爲督標。鎮標之中軍遊擊。改爲督標之中軍副將。再設城守副將一員。以資調遣。一切考拔汛防。即以各副將爲統轄。至城守應設弁兵數目。另行酌議召募。又查總督駐劄之處。應有文職大員。以備任使。所有撫參督審案件。若由兩省臬司轉解。不特案犯往返拖累。且遇有駁審。不能就近招轉。必致逾限稽遲。似應請專設河東按察司一員。卽隨督臣同駐兗州。除命盜各案。仍聽各府州審解。兩省省城按察司。招轉撫臣衙門審題外。如有撫參督審事件。卽令徑解河東按察司審轉。不必再由本省臬司招解。庶事件不致稽遲。案犯免于拖累矣。查山東現有兗沂道一員。經臣于沂州改設知府一案內。請將兗沂道改爲兗沂道。移駐兗郡。另疏具題。應請將該道改設河東按察司。仍帶分巡兗沂二府事。體制更爲周密。再查兗鎮總兵駐劄衙門。規制稍隘。兗州府署規模宏敞。應將府署改爲督署。鎮署改爲府署。